

冬天的记忆(组诗)

■ 贾璋岷

溅落

吟赏烟霞的岁月如梭
有一片亮光骤然溅落
它是蟋蟀们的琼浆玉液
滋润一曲曲清辽的冬歌
声音,在薄雾里漂浮
幽冥的野兴,就不会寂寞
天庭,有彻夜的箫声响起
驰涌,云浪泛起新波

孤单身影,在南浦那边掠过
冷月,敲亮一面透明的铜锣
栾树的小灯笼挂起来
把冬思燃放成五颜六色的烟火
踏着一地青草,寻找
黄透的叶片在斜风中划破
草丛里的音乐会还在继续
每一粒露珠都是目光闪烁
夜风摇曳出平静的体验
桂蕊,凝聚初冬的思索
芙蓉流露的意象,连接
香兰笑声的触摸

风动,树动,心动
就这样,余音袅袅娜娜

露珠脸上的红晕

晨曦胖胖的抚摸
把沉睡中的露水惊醒了
一片树叶的跳动

瞳孔的幻觉悄悄闪耀
风吹过的酒窝
淌出了梦醒的惺忪和妖娆

几颗灵动在冬雾中的星星
眨巴出草地露珠的蹊跷
一段因缘 连接天地
望眼穿透了云帐遥遥

窗台上的露珠
散发最后的体香飘飘
冬阳的玫瑰色
涂一层浅浅的红晕
就在地心里
就在地眉梢

到一个地方看看

远处 雾山刺水成了背景
光的明天 把想象拉长
揣着一兜期待的残叶
还有露珠在草丛里的晶亮

任凭冬云在指尖流淌
思绪游走在梦乡
梦境在风景中镌刻身价
还有 印迹的辉煌
像主人巡视自己的庄园
天边 便是烈马红鬃的飞扬

游走时 草丛里蛩蛩把行李卸掉
触动了 感染了 点亮了

坐地日行八万里的壮歌
就是通行的力量
不是梦游者的吃语
因为向往太阳
向往云蒸霞蔚的黎明
黎明的山水 群星摇落
一片片露水的铺垫
期待晨曦的红颜闪光
夜夜梦中的清醒
天天客居在故乡

风动心动一曲梅花落

裁剪一段天外的空灵
融入圣湖纳木错

光影 念着经文的细腻
岸边的石头 被冲击
如乱石般的嵯峨
云天倒置的瞬间
时光在这里胶着
鱼爬上云层游动成了子
树却伸头 在湖水中尽情撩拨
岸边的露珠 欢笑
把一阵阵悲凉忽略
晴空里的雨丝
却将太阳的后裔折射

风 吹动经幡
那是一种下意识的动作
经幡迎风招展 带动
心的飘拂 还有选择

树丝垂挂 岸边是黄的世界
如同荒草蔓烟的沉默
跨越风与幡的羁绊
一起动起来的
还有 观湖人的心魔

没有经文 没有香雾缭绕
唇边 一阵梅花飘过
蒙住我的眼睛
是花瓣的调皮还是苦涩
梅花掉地的声音
如天籁的金钱洒落
寒风吹雪 吹出露珠的音符
弹奏一阕沉闷的东风破
冬月 在高原的旷野
在圣湖岸边 看一天的云朵

时光的灰尘再轻再柔
也可把思念信纸压薄
把过去的头绪梳理成柔毛
情感的水分 就这样浓缩
冬天的凋零 无声
却开启春芽萌动的蓬勃
在圣湖 在冬季
不是吟诵经文 不是轻咏情歌
一声川调清音的流利
“金钱梅花落 样样全哪——
荷花老汉哟”
把心动悸动的联想
把悸动心动的线索
挽个结——
心底便如此清澈

故乡的画

■ 汪斌

明月挂夜空,片片银光泻大地
秋风的翅膀携上内心的祝福
悄悄寄给我魂牵梦绕的故乡

季节的花旦,变换着脸
欢快的奏鸣曲,在天空中荡漾
有你爱的呵护,我常开笑脸

秋风,在广阔的田野飘荡
沉甸甸的稻谷,笑弯了腰
默默向大地酝酿季节的成熟

金色的大地,一望无际
铺满晒场的稻谷,黄金一样闪亮
镰刀已经收割了欢声笑语

我把故乡丰收的模样
绘成一幅憧憬远方的画
永久挂在心上

七律·湿地之城武汉

■ 黄成平

 汉河湾迤地泽,星罗棋布泊千舟。
 龟蛇携手天元立,江汉齐肩市内流。
 四水相通连大海,百湖共治聚群鸥。
 古云梦泽新光灿,禽衍人繁世道酬。
(注:天元,指武汉在全国所处地理位置被誉为天元;江汉,这里指长江、汉水。)

梧桐与冬日的浪漫之约

■ 陈正飞

我对冬天情有独钟，不只是因为我喜欢在一个漫天飞雪的冬日摄影，更多的喜爱是源于冬季给我的感觉。冬有别于春的万物复苏,夏的姹紫嫣红,秋的硕果满枝。冬好像是一首朴实无华又清冷唯美的浪漫诗歌，银装素裹中带着丝丝静谧，于低调奢华中书写着岁月的深情意蕴。

一场秋雨一场寒,几场秋雨过后,冬寒在一个悄无声息的夜里缓缓落下。在公园河边散步,路灯散着微白的夜光,寒雾弥漫,河面上层层晕染着弥漫的水雾，如同宣纸上漾开的水墨画,仙境般朦胧。初冬,树木变得干练而沧桑。红叶染点绿叶，落叶点缀地面，鲜花装扮河畔，最美的配色装扮冬日。踩在厚厚的落叶上，脚下梧桐叶发出“沙沙”声。喜欢坐在梧桐树下的凳上，望着金黄色的叶片慢慢飘落。忽闻歌声游荡，清脆绵长，荡漾在河面上，原来是爱好唱歌的矿工在一起切磋，曼妙的歌声在空中悠扬。听着歌声，在河边漫步，走在梧桐树下，凝望着金黄的叶片飘飞，享受冬夜的宁静，恍若缓缓步入绚丽的水彩画。

走在初冬时节的梧桐树下，秋日的暖意还在眷恋着不愿离去，随着微风拂过每一个漫步行走的矿工，渐渐融进身体里，一切都是那么随意自然。感受着暖阳高照的温柔,晴朗碧空的关怀,让我的心情也渐渐舒展开来,整个人变得精神抖擞。在一片梧桐树下站定,嗅着落叶、枯草和泥土的味道,那么熟悉,那么馨香。欣赏初冬的景色，是一场美妙的心灵之旅,也是一种视觉上的美好享受。初冬的风景中,蕴含着浓浓的秋色,藏着暖暖的秋魂,妩媚中带着飒爽,诗意中带着烟火。

“断香残酒情怀恶,西风催衬梧桐落”,很喜欢李清照那首《忆秦娥·临高阁》，面对冬寒,依然不屈,枝繁叶茂,依然绿得生机无限,黄得心平气和。那气势,那英姿,悄然在纷飞的萧瑟中歌唱,唱出忠贞的爱情,显露高洁的品格,用鲜艳的色彩,绽开人生最美的赞歌。蓦然回首,梧桐树正在风中挥手致意。站在它面前,不自觉屏住呼吸,让人从容沉稳,心无旁骛。人生之路,若这般安然,坚定前行,定会拥有最绚烂的风景。想到这里,愁绪瞬间被剥离了去。冷言酷语的冬季,其实是自然万物蕴蓄生命的美好季节，是万紫千红在春天傲然绽放的厚积薄发,带给人对未来的思考、拼搏和期盼。

冬，藏也，代表着一年的终结。《诗经》有云：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冬天孕育着情深，也收获着感动，迎接一切新的生命。梧桐之所以能和冬日有过一次又一次的浪漫之约，大概也是抱着春天的到来定会给他们带来美好的幸福。让我们把属于自己冬天的故事藏在心里，等到过年的时候，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你讲着，我听着，大家脸上都带着喜悦的笑容……



大雪时节冬韵浓

■ 邓训晶

大雪在太阳黄经达到 255 度时，姗姗而来,此时标志着仲冬时节正式开始。人们将在寒冷的气候中,静静地聆听冬天深情的脚步。《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记载:“十一月节,大者盛也,至此而雪盛也。”就是说,雪更大了,天更冷了。大雪分三候:天寒地冻,寒号鸟都不叫了,是为“一候鸷鹞不鸣”;虽然寒冷,但此时阴气最盛时期,正所谓盛极而衰,阳气已有所萌动,所以山中王的老虎开始求偶,希望暗结连理了,是为“二候虎始交”;深山中的兰草也感知到了阳气生发而初抽新芽,时为“三候荔挺出”。

大雪时节有很多风俗。“小雪腌菜,大雪腌肉”,一过大雪,菜市场就特别忙碌。装香肠,腌制腊肉,腌制鸡鸭鹅兔鱼,忙得不亦乐乎。主妇们盘算着要给在外的儿女和兄弟姐妹

妹,做多少香肠腊肉。半个月后,阳台上就会挂满各类腌制品。虽然说现在人们讲究养生,要少吃腌制品,可是，习惯了过年的风俗，人们还是一如既往地做。每年此时，最兴奋的是我老妈，她年轻时，这些都是她操劳，我们只管吃。自从她到了耄耋之年，做不动了，就指挥我们做，如果做少了不合她意，就会跟我们怄气。为了顺着妈妈，我们年年都做很多，所以那个忙啊，似乎就拉开了过年的序幕。

“瑞雪兆丰年”，大雪覆盖,可以保持地面温度不会因寒流侵袭而降得很低，保障了农作物越冬。开春积雪融化又增加水分,可供农作物生长之需。所以“今年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大雪飞舞,老农越发高兴。虽然寒冷，但老农们没有停下脚步，“造塘修仓莫等闲”，只为明年的丰收做足准备。

大雪宜补。有“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一说。郑板桥也撰写过养生对联：青菜萝卜糙米饭,瓦壶天水菊花茶。萝卜与茶都养生,与之相融更是妙方。大雪时节空气中更是弥漫着烤红薯的香味。是啊,那是童年的味道,青年时的记忆。我小时候,人们的生活还比较困难,烤红薯是我们最美的小吃。但想吃烤红薯，还很难，只有到乡下大姨家去,溺爱我们的大姨,会一边做饭一边把红薯丢进柴火灶里,烤得香喷喷的给我们吃,还可以尽管吃个够。

其实，虽然已是大雪，可我的小城没有雪。我们这里没有南方近赤道的炎热,少了北方近寒带的严寒。大雪节令,不见南方花开似锦,难赏北方严寒瑞雪。可我还是盼望与飞舞

秋叶之美

■ 陈泉辛



萧萧远树疏林外,一半秋山带夕阳。
故乡的晚秋,在明朗、纯净的天空下,一半是茫茫竹海的深绿,一半是混交林的红叶翩翩,层林尽染的秀丽景致。而在碧浪翻滚的竹海的怀抱之中，有一个叫做陈彩麟自然村湾,村湾里以千年古树群落而闻名荆楚。古树环绕着村庄,由银杏树、朴树、榉栎树、枫香树和拐枣树组成,像极了一个个顶天立地的、甲胄在身的虎贲将军，执着的呵护着这一方水土。

老虎岩的秋叶，虽然没有桐柏红叶苑的红叶总面积的辽阔浩瀚，也没有北京香山红叶的名气。但老虎岩村陈彩麟的枫香树却以“一树独秀,万枝皆秋”别具一番风情。每当枫香树叶黄，满树红叶翩翩洒洒，恍如蝶舞之势,令人远方的旅人心生无限秋思。

枫香树,别名湾香胶树,香枫。属于落叶乔木。故乡赤壁地处鄂南边陲,为幕阜低山丘陵与江汉平原的接触地带，靠近陆水湖东岸的随阳山区,境内土壤肥沃,气候宜人,非常适宜动植物生长。古老的枫香树便扎根在老虎岩。这个村落地处深山,与崇阳桂花林场毗邻,是动植物的生物圈和基因库。陈彩麟村湾的这棵枫香树,是这个天然生物圈的佼佼者。

从赤壁市林业部门挂牌的身份证上看，这棵树皮灰褐色，树龄大约近 400 岁的枫香树,粗大壮硕,树高近 40 米,主干周长达 7 米,一般需要 5 个成年人手牵手合围才能抱住。

古枫香树的美丽,是从春天开始的。每年过了清明节,枫香树便进入了生命的旺季。春光万里,淑气融融。古树枝繁叶茂,蔚为壮观。枫香树扎根在深竹塘的南岸,这是一个宁静的竹坞,坞中修篁挺拔,鸟语清脆。每当春风一吹,枫香树手掌般大小的叶片就“沙沙”地作响。粗大发达的枝杈上,那些皇冠形的树叶,呈三角状铺开,各自不约而同的在风中跳舞。绿色的叶片,叶薄革风质,掌状脉有多条,叶片上的网脉明显可见;边缘部分的形状,与锯齿非常相似,齿尖有腺状突,下面有短柔毛,叶柄长达 11 厘米。树叶是枫树的灵魂,不同的季节,古枫香树变换着不同的色彩。春夏之交,树上的绿叶,层层叠叠,不留一点空隙。那嫩绿的颜色,是那么的养眼。伫立于采场地,仰望着风中古树,似乎枝桠上的每一片绿叶,都在欢欣地舞蹈,都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颤动。

枫香树和另外三棵古银杏树一样，都是有故事的树。枫香树被我国苗族人称为“图米”,译成汉语即“母亲树”之意。传说在远古

时期,宇宙洪荒,天和没有形成,一片混沌。后来,乾坤始成,但荒芜的大地上,没有花草树木、也没有虫鱼鸟兽,更没有人类的存在,一切都处于蛮荒状态。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有神人降临大地,尤央、莆方、劳栋养、盘古、还有神尊修祖等，他们创造天地和日月星辰。天地日月有了,但大地上缺少植被,到处都是光秃秃的。于是神人苟鸾驾着力大无穷的神兽修祖犁耙天下,广植树木于山野和皋陆,枫香树也是那个时代种植的。当然，这只是神话传说,无法考证。

据《山海经·大荒南经》载:“有宋山者,有木生山上,名曰枫木。枫木,蚩尤所弃其桎梏,是为枫木。”郭璞注:即今枫香树。《唐诗集韵》载:“蚩尤白骨为干,血凝为叶”;郭璞注:“蚩尤为黄帝所得,械而杀之,已摘弃其械,化而为树也”。这倒是有据有据。我觉得枫香树被人们称为“母亲树”,还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我也是其中的见证者之一。众所周知,人类最伟大的情感就是母爱,可以说,母爱超越人世間一切情感,也包括林林总总的自然界。陈彩麟的那一棵独一无二的枫香树，伫立在天地之间,吸收天地日月精华,长成了无比伟岸的躯干，足以令众生仰望。它不仅是儿童的乐